

夜譚隨錄

閑齋氏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自序

予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紛隨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為怪者視之若尋常也不然鳳鳥河圖商羊萍實又何以稱焉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為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無論天地萬物之廣大紛隨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于酒觴茶榻間滅燭譚鬼坐月說狐稍涉匪夷輒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昔坡公強人說鬼豈曰用廣見聞抑曰讀虛無勝于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聽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敢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是亦怪也即夜譚隨錄即謂為誌怪之書也可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霽園主人書於蛾術齋之南牕

夜譚隨錄目錄

卷一

崔秀才

碧碧

梨花

香雲

龍化

李翹之

洪由義

某僧

邵廷銓

賣餅翁

蘇仲芬

紅姑娘

陳寶祠

張五

阿風

婁芳華

噶雄

劉鍛工

蝟精

小手

蜃氣

清河民

王京

詭黃

梁生

某倅

倩霞

落滌

伊五

段公子

懸子

某馬甲

米蕪老

韓圭

卷二

修鱗

來存

雜記五則

韓樾子

永護軍

朱外委

鋤人

某掌班

屍異

紅衣婦人

阿樨

閔預

章似

麻林

怪風

張老嘴

大眼睛

柏林寺僧

薛奇

塔校

呂琪

高參嶺

某諸生

潘爛頭

癩犬

嵩染篤

獺賄

烽子

陳景之

陳守備

青衣女鬼

汪越

春秋樓

棘園誌異 八則

回煞 五則

夜星子 二則

屍變 二則

貓怪 三則

驢

異犬

那步軍

施二

盛紫川

卷三

邱生

陸水部

馮總

戴監生

佟騎角

譚九

陸珪

白萍

劉大賓

莊斷松

額都司

孝女

請仙

某太醫

地震

朱佩莖

紙錢

三李明

霍筠

趙媒婆

三官保

倩兒

襪襪

白衣怪

某領催

宋秀才

護軍女

卷四

秀姑

王公子

螢火

柴四

吳詰

周琰

傻白

孿生

某王子

再生

王侃

台方伯

瓦器

梁氏女

鐵公雞

多前鋒

骷髏

姚植之

新安富人

維揚生

市煤人

鼠狼

巨人

白蓮教

鬼哭

袁翁

堪輿

尤大鼻

董如彪

某別駕

雙警道人

阮龍光

某太守

鄧縣尹

靳總兵

藕花

王塾師

夜譚隨錄卷之一

霽園主人開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崔秀才

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故世家子。少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雖齊之孟嘗。趙之平原。不是過也。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詢其邦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之。劉獨不以為瑣。每如其願。未嘗違拂。如是者二年餘。劉迭遭大故。貲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相向。動輒得咎。傳為口實。漸至不相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老僕。內則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馬會臘盡。牛衣塵甑。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人何處覓黃絲。歲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廚中也禁烟。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粟。若可煮食。足夠一飽。今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昔日輕裘今破絲。寄語東風休報信。春來無力出廚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逼。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合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薤露挽歌耶。劉曰。

然則欲我做賊去耶。妻曰。做賊亦得。第恐君無其才耳。順城門外朱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為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艱在家。宦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吾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即罵曰。喪心人不必復與相識矣。始而闢人辭以他出。我則不信。既而送客在門。相見。兩眼校校。持書而入。再四促之。始傳語言。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囊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名節掃地盡矣。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不禁索然。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北楊君。非與君為總角交乎。劉以為然。復走東以干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損虧。無囊可解。劉拊髀嘆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罄吐肝膈。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閱田園遍畿輔。公子與劉為世交。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義大節。即出世大道。互相誘掖。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閱札即刻覆答。謂叨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束手無策。君但勉為尚志之士。無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唯知己者諒之耳。劉念。擲書於地曰。

荷荷平日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每舉一子一女猶以百金為壽今急切相需乃不破一文乃反以虜詞迂說相敦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槩未曾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拚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尚三呼不應瑣瑣姻婭又何望乎言次聞門有剝啄聲報崔秀才來矣妻曰呬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來剝瘦脰耶耶知並脰也無即欲來封正恐無下刀處劉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縱理不入於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索寞幻耶真耶黽枝易窮青松落色槿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自謂盟車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為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為急為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鍰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鉢同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劉曰峴峴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耨亦可免凍餒劉曰倘促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其道粒足食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盍為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弗屑者也崔曰然則



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為官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十千可輩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子思八十千豈數搏節之用更蓄得一囊金為君謀小康亟置之炕頭使出門挽之不及試啟囊燦然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貲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遂成富室僮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營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佔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競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為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眾愕然不測何故僉曰凡茲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友之芹獻也曷為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羣公臻至錫我百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為此舉也因袖出一牋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子朗誦以示眾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躊躇客有諫之者主人笑曰毋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

疎不暇為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為人所寶人為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逾揚無則氣不舒逾揚人愈親不舒人不知昔我貧賤時顛踣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途居然一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祿復衣襦門庭闊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萬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晉今日何其都顧茲親串惠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即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踟躕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誣憶昔齊晏子舉火贍葭葦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過阿堵物何來庚癸呼堪嘆近富者唯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寄禍沽用是常自惕羞為守虜徒況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錙銖君不見栖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荼衆聞之無不報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俄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瘼無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為且繁華索莫其行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歎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羸行條來忽逝豈屑屑於苑枯隆殺哉會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為絃韋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悉索君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子獨有是心哉何

不怨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問之。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言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媿非人。實文山一老狐也。君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鎮其費。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俗緣已了。即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洒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使吾為忘筌忘蹄之人哉。崔曰：予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詎無一言為留別之贈。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為雉犬所笑。言訖辭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臬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朔望祀以香楮。終身不衰。

聞齋曰：交遊之俗。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馮驩灌夫。麾之不去。除毀方瓦合一道。誠無良法矣。胸中自有涇渭。皮裏自具春秋。故糠糲而來。粃粃獨往。交可以始終一也。不然。直欲盡化同人為異物。易濟濟為綏綏。有此理哉。

蘭岩曰：富貴則趨附之。貧賤則違避之。俗情槩然。然曾無一人矯然獨出。而僅讓此孤人。而不如孤也。良可愧也。

碧玉

盤屋諸生孫克復。流寓階州。愛其地土腴水甘。卜築山村。耕讀自樂。屋左依山臨壑。構一草閣。頗虛敞。可以眺遠。閣下林深菁密。雖有一徑。人迹空經。僅過樵牧。一日。孫獨憑閣上。遠遠見一人循徑來。草笠布衫。彷彿甚美。既辨眉目。果美甚。丹唇皓齒。華髮素面。十七八一變童也。孫駭曰。世豈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亟趨下閣。要遮而鞠之曰。山深路僻。豺狼併併。小郎日暮孤行。進將安止。盍姑住此。明旦早行。庶不至旁觀者代為憂慮。少年曰。夙非姻媾。生熟兩不相諳。獵食或然。宿應不可。孫素有斷袖之癖。一旦值此璧人。愆情火熾。遽前擁之。少年大驚曰。奈何邂逅相遇。輒以橫逆見加。孫曰。卿慧人也。何待解人。少年遲遽。極力擠之。孫猝不及防。失足墜岩下。少年脫然去。孫為一樹枝夾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呼叫聲嘶。無人知者。自拚必死。忽一女子。過而見之。訝曰。如此貼危。何樂而為之。孫曰。為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難。第未識何以報德。孫曰。除却再來樹枝。餘悉唯命。女吃吃笑。解足纏拋與一端。援之而上。孫良久。神定。整衣謝之。女徐徐束足。了不見答。孫方怪其倨。審諦之。則苗條婉妙。絕代美姝也。不覺縮頸吐舌。且驚且喜。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時日已薄。崦嵫四山漸暝。乃再拜而請曰。再生之德。未易倉卒圖報。幸小住為佳。女笑而睨之曰。子大不良善。甫得

生機。又造死業矣。孫聽其言。竊其意厚。大不似少年漠不關心者。遂携入閣。繾綣備至。約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夕與人約。須踐之。翊日重晤。孫阻之。以臂曰。卜夜未卜晝。復留與亂。因詰卿孱弱處子。雖乘以油壁。昇以筍輿。猶恐不勝勞瘁。底事單形隻身。遠陟空山。令人彌思彌懼。中心能無稍怖乎。女自言宓氏。字碧碧。年十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為母壽歸甯。求此捷徑。不意遇子。不能自負。誠夙分也。願與子偕老。俾楚楚有託。莫見棄否。孫愀然曰。得卿為之。小可何修哉。但碍有老母。賦性方嚴。出入小閤。尚須咨白。不告而娶。實不敢專。然而父母愛子。何必苛求。見卿可人。應無不納。容徐圖之。女曰。兒於子亦非無益者。子果肯降心相從。終始不貳。則可以全性命。了死生。夜氣之牯亡。旦夕可復。俾子蛻蛇丸而為蠶。蠶化腐草而為夜光。必當同為人極之游。不復羈滯形骸。聽閻摩羅什天尊為政矣。孫大喜。相見恨晚。晨興。即以告母。母呼女至前。反復詳訊。乃謂孫曰。兒勿草草。吾聞顏朱眸綠。尤物盡人。傾萬乘之國。尚有餘禍。匹夫之身。庸有不足。老身七十矣。所見閨秀。何啻千萬。至若此之窮妖極艷。一見炫人心目者。實為乍睹。真禍水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天方氏之子。不祥孰甚。可急遣之。勿速死亡。孫默然。鵠立。面如死灰。女追曰。姑之見亦左矣。兒非自媒者。誠以稟苦不如養甘。故腆顏自薦。兒不厭。即貧姑奈何。畏兒盡乎。母曰。不然。小娘戀新歡。忘舊好。鍾情

者固不得。然而老婦為豚犬作馬牛。用心亦不得不爾。女勃然怒曰。何物老嫗。醜毒若此。兒去此。豈便無噉飯處耶。且斥孫曰。君木偶人。不足與語。不聽好言。不久當死。窮薄相。即死亦為下鬼。彼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看汝掙閻耳。遂憤憤出門。不知所之。孫涕洟縱橫。頗形怨色。母慰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况深山窮谷。忽致麗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兒倘或迷惑不悟。冥想致邪。則老身將誰賴乎。開喻再三。孫意少解。居無何。有翁媪二人。率男婦六七輩。直入草堂。洶湧叫罵。孫甫出訊。輒遭扭結。翁以杖叩孫之背曰。跌落澗下。與死為鄰。苟非吾女援手救。則山中鴉鵲飽汝腸胃久矣。今則棄捐吾女。抑何竟負恩而背本乎。孫驚然。值此色變氣沮。不能發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紛。孫母乃策杖出曰。無譁。有事不妨好議。媪曰。親母出矣。親母之髮如此種種。底事出言無度。致小女歸去。憤懣不餐。脫有不韙。親母之肉。豈足食乎。孫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陰念來勢兇猛。必將選事。不如姑却以婉詞。方啟齒。媪即止之曰。勿多言。可即壘壁除庭。明日即送魚軒到門矣。遽釋孫。紛然而散。母謂孫曰。視此行徑。愈信為妖物矣。從來邪不犯正。爾心果守正。不難一麾而却也。議已定。戒備以待。次日黎明。翁媪已送女至。鼓吹之誼。粧奩之盛。僕婢之多。內外填塞皆滿。孫頗歆羨。母以度。度擇宅門。隔闔大言曰。吾家門庭。自來清肅。無故來擾。能不自媿。可速退。無自取辱。

翁媪怒發曰。憐汝家中紛紜。無執幹者。故不惜愛女送來祇奉。胡為強自高。其謂我縮領曲背。不能俾及于老虔婆之腹中耶。于是飛磚擲礫。攻擊久之。母終置若罔聞。翁媪亦覺索然。但發恨聲曰。且去休。且去休。自有設施在後。因復散去。村人知其事。傳以為怪。二三舊德來說孫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助不給。宅上孤兒寡婦。輒與異類為敵。執迂見以啟寇讐。非所以計萬全也。此間舊有狐仙村。人往往見之。然而未嘗為患。茲來相擾者。為狐無疑。奉孤者。或與交遊。或為姻戚。自古有之。無足為怪。令郎神氣不凡。即娶狐妻。應不致禍。莫若姑聽之。以解目前之害。不亦可乎。否則結怨既深。則為祟必亟。恐賢母子不能安枕而卧也。孫亦幾諫其母。母不得已。從之。是夕。翁媪復送女來。愉悅之色可掬。若預知母有俯就之意者。成禮而返。孫及女迷好甚熟。女事母亦極婉順。日用所需。隨念而至。一家大享坐食之福。女一日謂孫曰。今日有君之內姪來。須自檢束。勿貽後悔。孫曰。我之內姪。啣之猶子也。長幼自一。有名分。何檢束之有。既來。非他。正曩日擠身岩下之孩童也。孫大駭。回念前事。深自躊躇。而少年談笑自若。毫不介意。孫始而安之。既而睚之。已而漸生狎褻。覷隙驟接其吻。少年驚怒曰。狂奴故態。一毫未悛。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如是者哉。復力擠之。踣于案下。少年輒然去。女至。見之。忿恨良久。徐乃嘆曰。徒費周張。酸子尚足與言性命事哉。遂不辭而行。一切

器物不見人取携。一霎化為烏有。孫與少年接吻時。覺異香入腦。衣上亦有香氣。數日不散。漸歸兩腋。遂患瘟瘧。終身不瘥。

閒齋曰。狐性本淫。無足怪者。老狐何所圖。而必欲以女嫁孫。以成其私奔之志。豈亦愛忘其醜。若知子惡之故。歟。然女固不貞。而男又何潔也。是知世之好為龍陽巾幗。自甘者。曾雄狐之不若矣。

蘭岩曰。斷袖之癖。人或有不免者。獨怪孫生。始以輕薄致墜。若下。甫得救援。復生癡想。卽有如此立志。送女與人之老狐。得以大喜坐食之福。亦至幸矣。乃于正宜莊重自持之時。忽爾故態復萌。頓忘愧悔。亦可謂不足為者矣。卒為狐辱罵。而素所鍾愛者。亦棄之而去。身患惡疾。何以為人哉。丈夫也。而見鄙于妻子。已足羞矣。況異類耶。

###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既長。艷麗無匹。淡粧濃抹。靡不相宜。小草閒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效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達。德公次子。及出閤。舒以二女奴為媵。梨花與焉。其一名春棠。亦可兒之殊色者。舒女則偏愛梨花。而公子待之尤厚。屢欲私之。奈梨花防維甚密。雖欲申以



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攜眷南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薦金華尚介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監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委裝茂先家。朝夕晤對。所在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在所必談。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宅門久矣。茂先曰。言梨花耶。介夫曰。正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云司宅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駭人聽聞久矣。君為德府至戚。豈尚未知耶。茂先愕然。亟叩其詳。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撥火煮酒。擁爐促膝。備述其事。茂先倏而驚。倏而笑。倏而咋舌。倏而拊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為戲謔。故不能不為之色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為庖廚。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眷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雁排。一日暮宿吳城。月明如畫。介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羣動盡息。忽聞第三船有欸欸啟窗聲。疑為暴客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距離兩船。而月光朗映。陽具彷彿甚偉。審諦女子。則梨花也。心竊異之。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昔在茂先處。識之最熟。詎有假借。顧船是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此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餐罷。冥測于艙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梳艙。喟然興歎。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為小矣。何見所未見之事。總無了休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稚子康兒。年小而詭大了。頭梨花人。雌而聲雄。